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征文 第十季

与土地私语

欧兢兢



小确幸与微感动

董国宾



天未亮，露水已顺着裤管往上爬。我蹲在二楼平台，看南瓜藤像顽童似的攀着竹竿疯长，金黄花盏里汪着昨夜的雨水，风一吹，凉津津的水珠子就顺着脖颈往下滑。这方原本堆满破烂的角落，如今成了会呼吸的绿毛怪，竹竿在晨风里沙沙作响，像在哼着老掉牙的酸曲儿。

丝瓜藤最是磨人，眼见着南瓜黄瓜都挂果了，它还慢悠悠地翻着银白叶背，金钟似的花苞垂在藤蔓间，倒像在跟人捉迷藏。黄姐总笑骂它是“瓜中赖皮”，非得等三伏天晒脱了皮，才肯结出青玉似的果子。我蹲在花架下看久了，恍惚听见父亲蹲在田埂上抽旱烟的咳嗽声——他总说：“急个球？地里的东西，得等它自己醒酒。”这话如今倒像是丝瓜藤半夜钻进被窝说的。

空心菜疯长起来像吃了疯药，昨日还蔫头耷脑的菜苗，今早就支棱成翡翠帘子。掐尖儿焯水时，碧色菜叶在沸水里翻个身，捞出来和蒜末皮蛋拌作一碟。老马就着这碟菜能把凉白开喝出二锅头的劲头，直说这滋味带着土地的骚气，比他小时候偷吃的供果还鲜。可末了总要补一句：“就是没你娘炒得地道。”说完自己先抹眼角，低头扒拉两口饭，把后半截话咽回嗓子眼。

辣椒苗最折腾人，前些日子挪窝的几株蔫得像晒蔫的茄子，如今倒擎起满枝白花。原址的辣椒更是打了鸡血似的，翡翠灯笼挂满枝头，指尖一碰就簌簌地抖。切两枚配茭白炒肉丝，老马吃得额头冒汗，筷子直往盘底戳：“这滋味，比城隍庙老王家的还够劲！”我望着他泛红的鼻尖，忽然想起灶台边母亲的身影。她总把我往身后拽，油星子溅在蓝布围裙上，像开了一串红梅。如今菜畦里的辣椒红得像她围裙上的补丁，前日摘时发现几棵被虫蛀的，倒像她手背上的老年斑，心里一揪，差点把整株拔了，最后却只是把烂叶埋进土里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娘的，糟践东西。”

韭菜总让我想起老家屋后的破菜畦，先种的刚割过，新芽已顶着露珠探头；后种的早已亭亭玉立，等着老马挥镰刀。他总说割韭菜像割光阴，刀刃过处，草香混着泥腥气直往鼻子里钻。前日割了把韭菜送张阿婆，她攥着我的手直念叨：“小葱韭菜，最养

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那么一些小小的、确切的幸福时刻，也有那些不经意间触动人心的微感动。它们可能平凡无奇，却如珍珠般点缀在生活的长河中，闪烁着独特的光芒。

一个清亮的早晨，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，带来一天中温暖的问候，我们开始迎接新的一年。此刻，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或一杯清香的热茶，都能成为唤醒我们精神的良药。抬眼瞧去，三两只绿鸟踩动枝条，几声脆鸟鸣清越入耳。这些小小的日常，虽然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让我们感到生活的美好与温馨。

走在路上，偶然瞥见几朵盛开的粉色花瓣，或是听到一阵悠扬的歌声，都会令人心情愉悦。这些美好的瞬间，仿佛是大自然对生活的馈赠，让我们在繁忙之余，感受到一丝宁静与舒缓。

与家人、朋友相处时，那些简单而真挚的关怀与问候，常常令人感动不已。一个拥抱，一句“你辛苦了”，或是为对方夹菜、递水的细小举动，都充满了浓浓的亲情与友情。这些微小的情感交流，让我们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与支持，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小惊喜，也总能给我们带来精神的喜色。比如，收到一封来自远方朋友的来信，或是在购物时意外发现心仪已久的物品。这些小小的

人。”她年轻时守寡，全靠几畦韭菜拉扯大三个娃。如今她总蹲墙角，用枯枝拨弄葱根，像在数算旧账。前日又见她蹲着，枯枝在土里划拉，嘴里嘟囔：“种点绿，心里亮堂。”

小香葱最是乖巧，挨挨挤挤长在墙角，细身子撑起满畦清香。揪几根切碎撒进花卷面里，蒸出来的葱香像雾似的飘；若与土鸡蛋同炒，金黄的蛋液裹着翡翠碎玉，连粗瓷碗都映得发亮。有回炒多了端给张阿婆，她抿着豁牙笑：“小葱炒蛋，最暖胃。”后来她常拄拐杖来菜畦边，说闻着这味儿，就想起年轻时在乡下种地的苦日子。

前日暴雨突至，我慌忙扯塑料布遮菜畦，却见南瓜花在雨里护着小瓜。那一刻忽然明白，我们和土地原是互相喂饭的——它用果实填饱我们的肚子，我们用汗水浇它的心。就像父亲常说的：“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。”他走后，我在他坟头撒了把韭菜籽，如今坟头绿油油的，倒像他当年戴的破草帽。前日上坟，发现坟头长了株野草，我蹲下拔，却听见风里传来他沙哑的声音：“拔它干啥？留着吧，绿油油的，喜庆。”我手一抖，泥巴簌簌落在坟前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老马又来巡他的“破江山”。他伸手摸丝瓜藤的嫩须，像摸二愣子刚剃的青皮头。远处高楼霓虹渐亮，我们的菜畦还守着暮光，瓜叶在晚风里晃悠，像在唠关于生长的闲话。指尖触到泥土的温热，忽然想起母亲临终前攥着我的手：“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守着这点绿，就是福。”如今菜畦里的每片叶子，都像她没说完的絮语。昨夜梦见她蹲在瓜架下：“这瓜丑，甜着呢。”伸手去接，她却把瓜往身后一藏：“留给老马下酒。”我急得跺脚，她却化作一缕烟，钻进瓜架深处，留下一句：“急啥？瓜熟蒂落。”

风掠过菜畦，带着新割韭菜的辛香和熟透南瓜的甜糯。那些被虫蛀的辣椒、歪脖的南瓜，此刻都成了土地馈赠的礼物。原来生命最动人的模样，不在于完美无瑕，而在于那些带着裂痕的、倔强的生长。就像父亲坟头的野草，就像母亲围裙上的补丁，就像我们这些守着菜畦的人——在泥土的褶皱里，藏着生生不息的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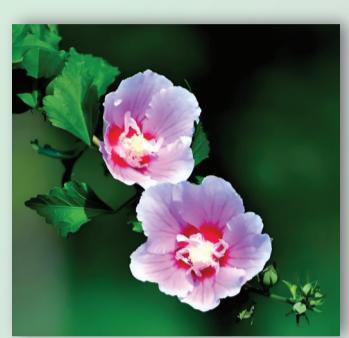
惊喜，就像生活中的小确幸，给我们带来心情的欢乐和期待。

随着夜幕的降临，一天的生活逐渐走向尾声。然而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生活仍然不忘给予我们最后的温柔。当我们在归家的路上抬头看到满天繁星，或是感受到晚风轻拂脸颊的惬意，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满足。这些日常中不经意的细节，都在向我们述说着生活的诗意与温情。

生活中的小确幸与微感动，虽然看似琐碎，却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，它们能够让我们在忙碌中保持心灵的放松和平静。有时候，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微感动并不需要寻找，它们就在我们身边，陪伴我们度过每一个瞬间。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，其实充满了无尽的美好。

当你学会了在忙碌的工作之余，停下来欣赏一片落叶的美丽，感受大自然赋予的宁静与和谐；学会了在与人相处时，多一分关心和理解，给予他人一个微笑或一个拥抱。因为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也许正是他人所需要的一盏盏明灯，点亮前行之路。

生活中的小确幸与微感动，它们让我们明白，你所经历的每一瞬间都是宝贵的，让我们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，让这些小确幸和微感动助力我们坚定地甩步前行。



木槿花开

姜海霞

盛夏已至，木槿花开。清晨起来，看到小区里的木槿花，紫一朵，白一朵，粉一朵，在角落里静静绽放，岁月流年，生活静美，酷热的夏天，似乎也有了几分清凉。

经过单位的花园，途经木槿树，仰望那些花，每一朵都是那么娇艳，单瓣的纤薄，重瓣的丰满，滋润的花粉仿佛香雪，一些细小的昆虫在蕊和瓣之间忙碌地穿梭。恍然之间，意识到自己参加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，木槿花年年盛开，依然是这么清雅，自己呢，早已是人妻人母忙忙碌碌，朝出晚归满身尘土。花依旧，容颜失，让人忍不住感叹青春的短暂，世事的变迁。

旧日乡间，木槿花是可以吃的。清早摘来，去蒂，掰开，洗净，稀面糊里蘸一下，油炸。炸出来颜色依稀尚存，形状还能保持花的样子，是一种很小资的吃法。或者多加面粉，上屉蒸熟，这种吃法要平民一些。也有做汤的，木槿花豆腐汤，清香滑嫩，在老家曾经是一道家常食物。

中学的校园里有一株极高大的木槿，树形疏朗，花朵是重瓣的重粉红，朵朵都有拳头大，开得又多，有时候一开上百朵。在凋蔽的校园里，这株木槿是一道惊艳的风景。记得一个暑假，我和同学到校园赏花，看到一位女老师正在树下画画。画的是水粉，颜色处理得半透明，大朵的木槿花似乎浮在雾气里，花瓣上有一层牛奶般的色泽。那一天，我们跟老师学了画，还留在她家吃了一餐，餐桌上就有那道木槿花豆腐汤。

女老师当时正经历婚变，一个人住在静寂的校园里。她的事情，我们也不敢问，只隐隐觉察到她的忧郁。至于她感情的结局如何，我们都无从知晓。

如今，木槿花还在开，看画的师生早已星散，各无消息。只在花开的季节才会忆起，那一树繁花，和盛夏流年。

喜欢《诗经》的一篇：“有女同行，颜如舜英。将翱将翔，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。”这个“舜英”，就是木槿花。